

能推荐一些先婚后爱的文吗？

别人喝多了充其量是丢人，我就比较牛逼了，我结了个婚。

宿醉第二天，我看着躺我身边的人懵了，「大哥您哪位？」

他把结婚证拍我脸上，「别叫大哥，叫老公。」

01

这位自称是我老公的人皮肤比我都白，刚睡醒头顶还有一撮儿呆毛翘起，双眼半眯着，像一只精神萎靡的大型犬。

我举着结婚证，眼睛就跟中风似的在照片跟这人之间来回穿梭，「你骗我呢吧，人家民政局还上夜班？」

「你昨天在酒吧喝了通宵，凌晨五点就拽着我奔赴民政局，在门口等了仨小时人家才开门。不过我俩是今天登记的第一对，也还算值得。」

神他妈第一对。

「不可能！」

我用手指戳着照片上的自己，「就我傻逼兮兮的这样，明显喝多了。民政局真答应让咱俩领证儿了？」

大型犬打了个哈欠，神色恹恹，「原本不答应，但你抱着人家大腿哭着说你不结婚就嫁不出去了，人家念在我们排了仨小时队的面子上，才答应的。」

也不知是不是对方描述得太逼真，我的脑海居然能真的涌入了我趴在地上号啕大哭的场面。我回忆不起来那人的脸，只能想起来一只蓝色「大腿」，内心更崩溃了。

大概是嫌我烦，大型犬揪了揪头发，「你先慢慢回忆着，我去洗个澡。」

说着翻身下床，我抬头一瞧还挺高，1米8有了。

洗手间传来水声，我瞅了眼结婚证上配偶名，温子寒。

年纪居然比我还小三岁。

一夜间喜提已婚妇女身份，对方还是个陌生人，搁谁谁能接受。

当务之急就是赶紧离婚！

卫生间的门刚拉开，我迫不及待地迎上去，酝酿的话还没说出口先「卧槽」了一句，这身材谁看了不高呼一声「绝」，运动员也不过如此吧！

恶狠狠地盯着跟搓衣板似的腹肌几秒，这才装模作样地说道，「这位同志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穿件衣服。」

「但凡你昨天吐的时候给我留件衣服，我现在也不会这样出来。」

我又是一阵心虚。

「那个.....我不知道你怎么会答应跟我结婚的，不管怎么说昨天的事算我对不住你，既然是错误，就该及时纠正。您看今儿天不错，要不咱俩去离个婚吧。」

「你结婚的时候也是这么骗我的。」

我：？

「当时你搭着我的肩膀，跟我说今儿天不错，要不咱俩去结个婚吧，然后我答应了。」

「那你现在答应啊！」

「我现在又不想答应了。」

这孩子还有没有大人管了！

02

从宾馆出来原本我想滴滴打车，结果温子寒说自己的车停在车库。开出来的时候我惊呆了，是辆红色的兰博基尼。

我一愣，「车租的？」

温子寒就跟看神经病似的瞅了我一眼，应了句，「对，包年的。」

这让我不得不对温子寒跟我结婚的企图重新进行思考与审视。

图色？人家的小脸在那儿摆着，跟我在一起怎么看都是他吃亏。

图财？我那辆二手小 Polo 还没人家一个车轱辘贵。

怎么就跟我扯证儿了呢！

我不自觉问出了声儿，这厮倒也没客气，直言不讳，「大概是图你喝酒一口闷，完事儿直接向我求婚的勇气吧。」

我：.....

「意外结婚，对方不肯离怎么办」。我搜遍了知乎，也没能找到答案。

现在的人都这么没生活吗！？

恼怒的刚暗灭手机，李青松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说一会儿来我家搬东西。

李青松就是害我深夜买醉的罪魁祸首，跟我谈了几个月相亲认识的前男友。

分手原因并不体面，他说爱上另一个姑娘了。

奇耻大辱。

输人不能输阵，李青松背叛我在先，说什么我都不能在他面前表现得太怂，好像离了他就没人要似的。

我看了眼温子寒，「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吗？」

对方摇头，我心一横，「陪我回趟家呗。」

温子寒这人虽然回答问题的时候贱嗖嗖的，但从不主动抛出话题，比较安静。

跟我回家也没问原因，来了就随遇而安地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一副被人卖了都不介意的样子。

就这生活态度，喝多了跟我扯证也确实可以理解。

我正给这位爷洗水果，突然密码锁传来声音。

李青松也没跟我打招呼，自己就直接进来，看见温子寒眉头一皱，「他是谁？」

「跟你没关系。」我冷着脸走过去，「你的东西我已经收在箱子里了，直接搬走吧。」

「徐子.....」

李青松还想说话，温子寒从沙发上站起来，「老婆，我渴了。」

一个「老婆」劈的我外焦里嫩。

李青松比我反应还强烈，眼珠子都要瞪出来，「老婆？」

温子寒从胸口再次掏出早晨才在我面前嘚瑟完的小红本，飞速在李青松面前晃了晃，「刚扯的证儿，麻烦您拿了东西赶紧走，别影响我们夫妻二人世界。」

「我们昨天才分的手！」

李青松盯着我，表情扭曲的像是要把我吃掉。

「是啊，托了你的福，不然徐子还不会这么快答应我呢。」

温子寒说的煞有其事，走到我跟前牵起我的手捏了捏，亲热的我们仿佛当真是夫妻。

李青松弯腰把箱子搬起来，头都不回地走了出去，门被关得震天响。

「不是我说，你挑男朋友的水平真一般。」

人走了之后，温子寒撒开我的手嫌弃地撇了撇嘴。

我也不得不承认。

还没开口，就听温子寒继续说道，「不过挑老公的品位还行。」

我一时间分不清他是夸我还是夸自己。

03

事实证明，李青松这个人确实不行。

不但人渣，而且嘴碎。

隔天一早我的老母亲就直接冲到我妈家，一言不发挨个房间转悠，「说，你把人藏哪儿了？」

我怒不可遏，明明是李青松出轨在先，现在居然还倒打一耙跟我妈告状，这是多大的脸。

我声情并茂地说完李青松的恶劣行径，结果不但没博得同情，反而被我妈揪住了把柄，以我看人眼光不行为由，非要让我把温子寒喊出来把把关。

「要么听我安排去相亲，要么把这小伙子约出来给我见见，你自己选。」

我选择把温子寒约出来。

前男友出轨之后，我先是稀里糊涂跟个陌生人结了婚，现在居然又要拜托这位便宜老公帮自己充当男朋友。

这都什么事儿啊。

我站在饭店门口翘首以盼，生怕要求太多引得温子寒嫌弃放我鸽子。

四处搜寻的时候，两道纠缠在一起的人影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对男女在街角紧紧抱成一团，也不顾人来人往死命狂亲，看那架势用 502 胶水拔都拔不开。

其实我跟李青松在一起没多久，没多少感情。只是面前这一幕让我想到了很多不好的经历，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牙齿将下唇咬出一道浅浅的烙印。

突然，一双略显冰凉的手将我的眼睛遮住，「别看了。」

我听出是温子寒的声音。

就跟偶像剧似的，对方手腕轻轻一勾直接将我翻了个面，我的脸结实扑进男人的胸膛里，鼻尖充斥着好闻的清香。

这该死的荷尔蒙！

「人走了，你可以出来了。」

我不动。

温子寒声音多了几分不耐，「成瘾了？」

「那个，我先跟你道个歉。」

温子寒：？

我的脸慢慢从他衣服上挪开，白色衬衣正中间是一片黄色的粉底液，非常完整的勾勒出了我的脸型，甚至第二颗纽扣上保留着我 Dior 的口红印。

我撇清责任，「刚刚是你先动的手，跟我无关啊。」

温子寒舌尖把腮帮子抵出了个鼓包，「长得一般，妆倒是挺浓。」

我：？

看在我废了他一件衣服的份儿上，我选择原谅。

我妈是个不折不扣的颜控，瞧见温子寒嚣张至极的长相，乐得就跟朵儿牡丹花似的。

拖了我妈的福，连带着也让我知道了温子寒很多个人信息。

本地人，金融学硕士在读。

当听到对方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妈看我的眼神都眯了起来，那副样子活像我这个辣手摧了温子寒那朵娇花。

偏偏温子寒这人当着我面慵懒得要命，当着长辈的面却是一副乖巧的模样，嘴角上扬的就跟空姐儿似的，频频往我碗里夹菜，「徐子」长「徐子」短的，看着我眼神温柔的都能滴出水来。

吃过饭，趁着温子寒结账的空档，我妈脸「刷」地拉了下来。

「你说实话，这小伙子是不是你在外头花钱找的。」

我敬佩我妈的脑洞，「人家开的车大几百万，您觉得您闺女有钱能包养这么个人？」

「那不应当啊。」我妈发出了灵魂的拷问，「人家这么好一小伙子，怎么会看上你呢。」

我抽了抽嘴角，总觉得这话非常不中听。

人家不仅看上我了，还跟我结婚了呢！

我不开口，我妈以为我用情至深，语气稍微缓和下来，「你想想温子寒长得好、家里也不缺钱，对你是不是真心的？说句不好听的，李青松那条件还不如他，跟你在一块都出轨了，小温这样的面临的诱惑更多，他又年轻，你能保证他不伤害你？」

最后我妈下了个通牒，「他我很满意，只是你俩的事我不同意。」

回去的路上我态度并不高涨，心里像哽了块石头，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咽不下去。

「你没跟我说过你是个学生。」

「这很重要吗？」

我想到我妈的话，说话也有点冲，「你还有大好的青春可以度过，没必要这么早就进入婚姻这座坟墓。我们的关系原本就是个错误，赶紧离婚让事情回到原本的轨道才是正确的选择。」

「我住宿舍。」

「啊？」

温子寒等红绿灯的空档看了我一眼，「宿舍十点关门。」

所以呢？

跟我们现在讲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现在十点半，我回不去了。」

温子寒将车稳稳停在我家楼下，「今天是你找我的，你得对我负责。」

04

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上一秒还在谈论离婚的事，下一秒当事人就到了我家。

温子寒背着双手，跟领导视察工作似的从里到外把我家走了一圈，仿佛对里面没有其余「野男人」的痕迹表示很满意。

我家只有一居，温子寒要是过夜，也只能在沙发将就。

孤男寡女的，我俩压根不熟，怎么想怎么不妥当。

「我还是给你定个宾馆吧，就在楼下很方便。」

「不必这么客气。」温子寒抬眼扫了我一眼，「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注意锁门不给你任何可乘之机。」

我：？

呵呵。

见我面无表情，温子寒再次从胸口掏出了鲜红的小本子，「徐子，你现在是我老婆，请注意你的态度。」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走哪儿都带着结婚证，不过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温子寒在客厅休息。

跟温子寒手里的结婚证无关，我承认有一部分是想要和我妈赌气。

她觉得我配不上好男人，那我就偏要试试。

「我家没有男士睡衣，这里有个没穿过的男 T，你凑合凑合。」

「你前男友的？」

眉毛揪起来能原地织一件毛衣，嫌弃的两只手指捏着 T 恤伸长了胳膊，「赶紧拿走。」

「我的！」

我无语，「我睡觉喜欢穿宽松点的 T 恤，这件我新买的没穿过。」

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我多加了句，「李青松没在这边睡过，上次他来是拿以前送我的杂七杂八的礼物。」

「哦。」

小朋友嘴角往上挑了挑又飞速压下来，「我不是这么矫情的人，新不新的也无所谓。」

刚才还不是这副面孔呢。

呵，男人。

然而当温子寒从洗手间走出来的时候，依旧只穿了一条短裤，露出了精壮的身材。

我怀疑这人是故意的，并且掌握了证据。

见我面露不善，温子寒拎出来一个湿答答的衣服，「上衣不小心掉地上，沾水了。」

然后叹了口气，「算了，我就勉为其难穿你之前睡觉穿的 T 恤吧，我说过新不新的也无所谓。」

他确实无所谓，但我有所谓好么！

我为什么要给他穿我的睡衣，这明显暧昧过了线。

在我要发火的时候，这小子战战兢兢地要掏兜，我怕他再把结婚证拿出来刺激我，咬了咬牙从柜子里拎出来一个黑色 T 恤砸他脸上，「新洗的！」

温子寒心满意足地穿上，「材质不错，可以多备几件。」

蹬鼻子上脸，说的就是这种人。

隔天等我醒来的时候，看着餐桌上的早餐，一时间以为家里来了个田螺姑娘。

温子寒头发还有一根翘着，无精打采地打了个哈欠，「起来就吃饭吧。」

我啧啧称奇，「你还有这手艺？」

「外卖跑腿。」

温子寒咬着筷子，「算是车费。」

「车费？」我一愣，「什么车费？」

「送我去学校的车费。」

我：？

「我什么时候答应送你去学校了！」

不对，「您不是自己有车么！」

「太困了，开不了。」

外面的沙发太过狭小，温子寒长手长脚的不舒服，加上这人娇生惯养长大，估摸着一夜未眠。

我逐渐内疚，还未开口就瞧见温子寒叹了口气，「生怕你会从房间出来偷袭我，紧张的一夜没睡。也怪我自己，防范意识太强。」

我：.....

好的，一点都不内疚了呢。

05

副驾的座椅调到最低，男孩靠在椅背上合眼睡着，肤色原本就白，此时青痕更是分外明显。

我叹了口气，将车内的温度调高，外套搭在他身上。

「我的学校你倒是挺熟的。」

温子寒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了，缩在我外套里，只露出了一颗好看的头，眼睛眨巴眨的迷茫还没消退。

「我前男友也是这个学校的，上学的时候经常过来。」

说着我突然想到，「你本科也是这念的？他也金融专业的，以前是你们学生会主席，叫许念，兴许你认识？」

「不认识。」温子寒重新把眼睛闭上，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哼了句，「你前男友还挺多。」

我摸了摸鼻子，「就俩。」

「晚上我有场篮球赛，有没有时间过来？」

我一愣，青春的荷尔蒙在场上奔跑的身影立刻浮现在我脑海，我飞速回了句，「来！」

温子寒表情明显好转，往上勾了勾唇，「等你。」

晚上我特意换了件裙子，化了个娇俏的妆赶到体育场，原本以为就是普通的大学篮球赛，没想到走进运动场人山人海，一半以上都是女孩。

我看着这群孩子手里举着的应援牌挑了挑眉，没想到温子寒还挺有名气。

我过来就纯属感受青春的，想着温子寒参赛应该也没工夫搭理我，随便找了个角落坐下。

远远地我瞧见温子寒站在一群高高大大的男孩子中间，脖子上挂着耳机，低垂着头摆弄着手机，跟其他人活蹦乱跳的样子相比总觉得有点懒散萎靡。

下一秒，我的手机就来了微信，「人呢？」

「人已到。」

紧接着，男孩抬头开始四处张望，视线所经之处都是一小片女孩欢呼。

「别找了，坐的远，认真比赛吧。」

我又发了条信息，对方只是扫了一眼手机屏继续巡视，比赛即将开始，队友们开始互相击掌，只有温子寒一个人双手插兜固执的搜寻。

猛地，他的视线在我的方向固定，我看着他嘴角越勾越高，恢复了以往漫不经心的模样，手指飞速在手机上跳跃，「看到你了，很漂亮。」

我反复把这句话读了几遍，右手在膝盖上敲了敲。

这家伙，总算说了句人话。

一场球赛看得我酣畅淋漓，结束我终于知道温子寒在学校备受欢迎的原因了。这孩子不仅长得帅，打球也好，有点流川枫的意思。

全场都在喊着温子寒的名字，我看着男孩却陷入片刻迷茫。

温子寒并不缺少追求者，他那天答应和醉酒的我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

突然我没了兴致，随着人群提前退场。

「小丫头。」

有人从后头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是许念的女朋友对不对。」

许久没提到的名字再次出现，我心空了一拍。

「我是许念的导师，不记得我啦。当时你过来找他上课，趴在桌子上睡觉还被我误会拎起来罚站，记起来了没？」

我面露尴尬，只能讪讪地笑了笑。

老师看见我很开心的样子，「昨天这小子给我打电话，我们还聊到了你。什么时候结婚，我给你们当证婚人。」

他似乎还不知道我们早就分手。

「我跟许念.....」

话未说完，一个男孩的声音传过来，「汪教授！」

温子寒换回了便服，身上的汗还没来得及擦干，跑到我跟汪教授的中间，「介绍一下，我女朋友，徐子。」

「徐子，这是我们学院的汪教授。」

气氛就是这里开始尴尬的。

汪教授愣了足足一分钟，才点了点头挤出了个笑，「你们玩，我先去上课了。」

等到教授离开，温子寒才叹了口气，似真似假地说了句，「你还真是不让人省心。」

听得我莫名其妙。

温子寒的手带着温热的潮意，五指张开和我紧贴，连着心脏的位置疯狂跳动。

校园里来来往往都是学生。有几个大概认识温子寒，路过的时候瞧见了我们交握的手，发出动物的嚎叫。

我有些尴尬想甩开手，被温子寒抓得更紧了，「学校人多。」

我翻了个白眼，「我还能走丢不成。」

「难讲。」温子寒看了一眼，「刚你就差点被人拐走。」

06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温子寒逐渐熟悉起来的。

那日之后，只要没课他就赖在我家，以各种理由拖到十点以后，然后顺势留下；周末我们会牵手去看看电影，或是什么都不做在家躺一天。

不管我愿不愿意，温子寒是我的老公，并且对方暂时也没有离婚的打算。很快，我适应了生活里有温子寒的存在，想着日子这样过下去也还不赖。

打破岁月静好的，是我妈。

「你跟小温在一起，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我妈在知道我跟温子寒压根没分手之后，在电话那头唉声叹气，「如果他像李青松还好，早出轨早发现的至少抽离的快。要是跟许念那样.....」

「妈！」我打断她的话，「他不是许念，我们会结婚的。」

「那也得过我这道关，不然别以为我会把户口本给你。」

户口本？

我想到什么，整个人愣住，「结婚需要户口本？」

心像是被人掐住，我连怎么挂断电话的都不知道，翻箱倒柜把当时温子寒甩我脸上的「结婚证」拿出来，手脚冰凉。

结婚需要结婚证，我根本不可能在醉酒的情况下跟温子寒登记结婚。

我重新回忆了那天在问到结婚情况时温子寒的回答。

漏洞百出。

我居然一点也没察觉。

我盯着面前的小红本，那这个是什么？

温子寒为什么要撒谎。

07

白天上班我魂不守舍，接连填错了好几张报表。

下午的时候我给温子寒发了条微信，和他约了晚饭，打算趁机和他「摊牌」。

温子寒还不知道我已经知晓了结婚证的事，给我发了个「遵命」的表情包，然后自然地又加了句，「下班等我，去接你。」

看到这句话我心情有些复杂，这段时间我们培养出了太多的默契，已经不能单单以陌生人来看待彼此。

温子寒这孩子长得帅、不缺钱、还年轻，配十个我都绰绰有余，要说对我一见钟情我指定不信。

那他为什么用假结婚证骗我，莫非是想来个什么迟钝测试，看我什么时候能发现？

这也太无聊了吧！

终于熬到了下班时间，我收拾完东西飞奔出去，还没到门口帽子就被部门经理老张拎住，「小徐你来得正好，总部调任来了位新同事，明天开始接任我的职务。你们之后接触会比较多，先给你介绍认识认识。」

我有点不耐烦，什么新同事这么讨厌非挑人下班的时候来。

结果一抬头，迎面对上了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徐子，好久不见。」

竟是许念。

老张惊讶，「哎，你俩认识？」

许念点了点头，「我们是.....老朋友了。」

老朋友？

呵。

我低头掩住自己嘲讽的不耐情绪，直接跟老张打了声招呼离开。

走出办公楼，我听到后面有脚步急促的声音传来。

「徐子，我们聊聊。」

右手被人拽住，许念的声音卑微到尘埃里，「就五分钟，求你。」

我不回答，许念的手也不放开。

我不觉得我们已经分手那么长时间，还有什么好聊的。

还未开口，就觉得身侧突然刮来了一股小旋风，在我还没看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时候，许念已经被打倒在地。

「温子寒？」

温子寒跟没听到我声音一样，红着眼要过去再打许念两拳，被我拦下，「你做什么？」

温子寒此时就像一头被激怒的小兽，朝我低吼，「你们又在做什么！」

我估摸这货大概是误会了我跟许念的关系。

我看着怒气冲冲的温子寒还觉得有几分好笑，明明结婚是骗我的，他也入戏太深了吧。

我刚想开口，地上的许念站起身，舌尖抵了抵脸颊受伤的位置，「温子寒？」

然后又看了眼我，「汪教授说和你在一起的人，就是温子寒？」

我「啊」了一声，许念就跟鬼上身似的也朝着温子寒扑过来，俩人瞬间厮打在了一起。

这样的局面是我没有料到的，甚至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们俩是旧识。

看他们打架的勇猛程度，我当机立断往后退了两步。

一个是订婚前被我发现跟学妹出轨的前男友，一个是今天被我发现用假结婚证骗我的假老公。

拳脚无眼，这要是挥我脸上，我多冤啊。

反正这两人谁受伤我都不吃亏。

原本我还在心里猜这两人谁会赢，没想到比胜负先来的是公司的保安。

温子寒到底是年轻，体力略胜一筹，就嘴角红了一块，其余的地方完好无损。

许念就有点惨，眼镜儿都被打飞了。

「你老公跟人打架，你就这么站着看热闹？」

温子寒声音低沉，看向我的眼神中带着警告。

小屁孩说这话明显是故意的，果然许念一听立刻要冲过来，
「你说什么，徐子跟你怎么可能.....」

温子寒这时从胸口掏出了一个小红本，飞速在许念面前晃了晃，「领证的，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警告你别插手别人的婚姻。」

这话果然打击到了许念，我看到对方的身形晃了晃，看向我像是询问这件事的真实性。

我想了想还是烦许念多一点，便没有戳穿温子寒，粗声粗气地问了句，「打完了？打完走了。」

说着我转身往回走，温子寒就像是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嘴角往上一翘，三两步追上我，右臂直接搭上了我的肩。

「重。」

我往下甩。

温子寒不依，「我受伤了。」

说着浑身的重量都压在我身上，生怕我将他甩开似的两只手从后面牢牢将我锁紧，将我整个人纳入他的怀里以半胁迫的姿势

往前走。

这副样子，就跟我小时候家里养的大金毛犯懒的时候一模一样。

08

去餐厅的路上，我逐渐冷静了下来。

从方才温子寒跟许念的简单对话中我听出来，这两人之前是认识的。

我怀疑那日醉酒温子寒不是第一次见我，我们或许早就相识。

「温子寒，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

温子寒眼睛一亮，「你想起来了？」

「在哪？」

我话问出来，温子寒眼神暗了暗，又恢复了吊儿郎当的模样，「在梦里。」

「你好好说话。」

温子寒大概不想再跟我继续这个话题，靠在椅背上漫不经心敲着桌子，「你老公跟别人为了你拼死拼活，你居然连句关心都没有，一来就拷问我，安的是什么心。」

我盯着他的双眼看了两秒，良久才低头从书包将他给我的那张结婚证掏出来，「这个是假的吧。」

我叹了口气，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挺没劲的，抓了抓头发，「算了，你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了。温子寒，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吧。」

09

我觉得自己感情上不是一个顺遂的人。

初恋谈了四年，毕业的时候被我发现对方原来一直跟我学妹有身体往来；相亲认识了李青松，还没来得及培养感情对方直接宣告劈腿；现在认识了温子寒.....

温子寒啊。

原本我以为许念才是能牵扯我最多情绪的人，可没想到在这样的夜晚，我满脑子都是温子寒在我拿出结婚证时，那张惊慌与不安的面孔。

晚上我又接到了我妈的催分电话，内容大抵还是劝我找个年纪相仿、条件不如我的男人结婚，因为这些人「好拿捏」。

别人妈都恨不得自家女儿找个金龟婿，只要我妈盼着我找个不如自己的。

我终于爆发，「是不是在您的心里，您闺女就是这么不招人喜欢，就是这么不配让好男人爱。对、我就是眼瞎，找的所有男人都会出轨，现在遇到了个温子寒，也跟我分手了。现在您如

愿了，您满意了吧。我就不结婚了，免得您永远看我不顺眼。」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蒙着被子开始号啕大哭。

我难过，因为母亲的贬低，也因为自己的无能。

哭道情深处，被子突然被掀开。

我肿着核桃眼看清来人，「温子寒，你怎么来的。」

后来我想到，家中是密码锁，温子寒之前一直是知晓我家密码的。

男孩身上带着一股凉气，眼球充斥着疲惫的红血丝，一言不发地拨开我因为泪水粘在脸颊的碎发。

就在我还在惊讶他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我家的时候，温子寒突然俯身吻上了我的唇。

这个吻来势汹汹，像是积攒了许久的情绪全部爆发。

「宁可自己偷哭也不来找我，没良心的女人……」

细碎的吻从上落下，我的双手被他轻轻扣在头顶，他整个人覆在我身上，我嗅到了某些危险的气息，我知道我该推开他的，但是我却配合的仰起了头。

「不要丢掉我好不好，我只有你了。」

我记得温子寒猩红着眼在我身上低声乞求，我想要仔细询问他的话，却又在下一秒被冲昏了头脑。

只剩下满室旖旎。

10

「你们在干什么！」

隔天早晨，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被一声惊天的尖叫吓醒，睁眼只看见用力被关上的门，铜墙铁壁都挡不住我妈的怒吼，「你们两个赶紧穿上衣服给我滚出来！」

跟连前男友都算不上的陌生人滚了床单，我以为这就够惊世骇俗的了。

万万没想到，还有比这更刺激的，就是一大早我跟温子寒被我妈「捉奸在床」，抓了个现行。

除了「作孽」，我已经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好了。

我妈很少来我家，估摸着小老太昨天听到我分手，不放心的一早过来看我，哪承想看到这么惊人的一幕。

我压根就没时间反应，一个翻身险些从床上滚下去。

睡在我旁边的男人反应极快，伸手将我一把重新揽入了怀里，迷糊地睁开双眼，「早啊。」

早？！

他现在还有心情说早？！

「你现在赶紧走，我妈在外面。」

温子寒右手撑头，整个人以美人卧榻的妩媚姿势看着我，「你家 12 楼，谋杀亲夫？」

「你不跳，留下的结果跟跳下去也差不多了。」

我整张脸垮下，觉得自己大限已到。

温子寒这没心没肺的咧了咧嘴，倾身亲了下我的嘴角，「放心，有老公在。」

我冷笑，「如果你待会儿拿出假结婚证，我妈能直接把你打到残废。」

「那就去领张真的。」

我盯着温子寒那张脸足足三秒，分辨不出他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想到假结婚证，还有他骗我的事儿，我又开始心烦，还没开口我妈的怒吼再次传来，「徐子，还不赶紧滚出来！」

我浑身又是一个激灵，把被子卷在身上就往卫生间冲。

余光甚至还不由自主地瞄了眼温子寒裸露在外头的八块腹肌。

真是要疯了。

等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温子寒已经动作迅速地穿好了衣服，我一瞧又是我睡衣。

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人对我的睡衣这么有执念。

温子寒头上的呆毛还竖着，看上去更显小了。

「走吧。」

温子寒走过来牵住我的手，男人的手干燥温暖，瞬间让我滋生出了某种安定感。

然而推开门，当我听到旁边这男人开口就是一句「妈，您来了」的时候，我整个人崩溃了。

安定感？

去他妈的！

温子寒这句「妈」杀伤力太大，直接把我妈整蒙了。

一向唠唠叨叨的小老太张了张嘴，跟我一样也愣是没说出一句话来。

只见温子寒这个戏精眨了眨眼，「很早的时候我母亲就车祸去世了，我觉得您跟她特别像，都一样的善良慈爱。我可以叫您妈么？」

语气自然的，仿佛刚才的尴尬事件没有发生过。

这心理素质，谁见了不夸一句牛逼。

我妈，56岁的中年妇女，小区广场舞一霸，面对温子寒这样的怀柔攻击，把到嘴边的脏话愣是咽回去了，「孩子可怜的，妈给你们做早饭去。」

我：？

一直等我坐到车上，我还不知道温子寒是咋搞定我妈的。

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妈跟我说的话。

「你怎么样随你，妈以后不干预了。小温说他家人不在乎年纪，但我估摸有安慰我的成分。你也不小了，自己的事儿能决定，我就一句话，别让自己受伤。哪个做妈的不想让闺女幸福，妈只是怕、怕你又遇到个许念……」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她的双眼也是红肿的。

昨天我们吵完架，她大概也是一夜未眠。

我爸在我初中的时候车祸去世，那时候我们母女便相依为命。

大学我认识了许念，他为人帅气优秀，精通人情世故，我妈是真的把他当女婿看待的。

只是没想到毕业的时候，会出现那样的事。

和许念的分手对我的打击很大，我颓废了一年的时间，那时候日夜陪着我的，只有我妈。

后来我慢慢走出失恋的阴影，也开始接受亲戚介绍的相亲，尝试着和李青松交往，只是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想什么呢。」

温子寒开车的间隙看了我一眼，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没好气，「想假结婚证的事。」

温子寒讪讪地摸了摸鼻子，「虽然结婚证是假的，但我喜欢你的心是真的。」

我冷笑，「我说信你的话是假的，但想削你的心是真的。」

车停在我公司楼下，我临下车的时候温子寒把我喊住，脸色有点难看，「徐子，昨天你又丢下我了，以后我不会给你丢下我的机会了。」

我丢下他？

他骗我假结婚证，现在反倒是我被责怪了？

我琢磨现在的小孩，也自我的过分了吧！

11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转天，关于我下班有两位帅哥为我「大打出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公司。

谁看见我不得说一句「魅力大」，连新来的经理都对我「一见倾心」，为我沉醉。

偏偏许念嘴角的伤让我百口莫辩，「渣女」两个字就差刻我脑门上。

不过好在许念昨天挨了一顿锤，今天没再找我自讨没趣。

没想到按住了一个，另一个又开始嚣张冒头。

下午，温子寒带着 50 杯星爸爸咖啡摸到我公司，扬言要给大家发福利。

同事不认识温子寒，这小子直接一把搂住我，「今天是我跟徐子交往一天纪念日，买点咖啡普天同庆一下。」

大家看我的表情立刻变了味道，联想到那个八卦，估摸心里都在暗暗地想：这是「胜利者」耀武扬威来了。

没人的地方我使劲儿拧了下温子寒的后腰，「谁答应跟你交往了，还有，你怎么自己跑过来了！」

「情敌都潜伏到你公司来了，坐以待毙不是我风格。」温子寒皱眉，「再说了，用过就丢可不是什么良好品质，你最好是对我负责，不然我找咱妈告状去。」

还咱妈，脸大如盆就是为他准备的词语。

许念听到门口嘈杂的声音走出来，看到温子寒脸沉了沉。

温子寒倒是大方，没了昨天剑拔弩张的样子端着杯咖啡走过去，「许学长，昨天还请多多包涵。希望您大人不记小人过，以后多多照顾我们家阿子。」

这人变脸的功夫让我瞠目。

许念铁青着脸接过咖啡，转身又回了办公室，门被关的叮当响。

「你和我说你认识许念的。」

「我是不认识啊。」温子寒咧了咧嘴，「但他认识我。」

我皱眉，听着温子寒漫不经心地说了句，「当年他出轨，是我给你发的短信。」

我：？！

当年发现许念跟学妹有染，起因于一条陌生短信。

上面是两张许念跟学妹搂抱在一起的照片。

只是当初对我的打击太大，我忽略了那条信息的源头，谁能想到居然来信人就是温子寒。

我大四的时候，温子寒刚刚大一。

也就是说，「你大一是认识我的？为什么我对你没有印象。」

温子寒不满地哼唧了两声，又不搭理我了。

这人就是这样，什么话都只讲一半。

我使劲儿踹了他一脚，温子寒不满地一把将我推到墙面，来了个心跳的壁咚。

「你说我是骗子，你才是大骗子。」

留下这么一句，这人又走了。

搞得我一颗心又开始七上八下，心里一件件盘算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真做了什么伤害国家幼苗的事。

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现在温子寒每天晚上积极主动地到我家过夜。

以前还假模假样地睡沙发，现在穿着我的睡衣就往床上扑，轰都轰不走。

「你骗我的事儿还没说清楚，我还在生你的气。」

那天晚上是个意外，就算是我色令智昏，我发誓这样的事不会出现第二次。

没想到这小子却回了我句，「你到现在还没想起来我是谁，我也在生你的气。」

既然生我的气，还不赶紧滚！

我还没发火，这人就紧接着说道，「所以我们一气抵一气，扯平了。」

还能这么算么！？

然后温子寒就跟一只大熊似的牢牢将我压住，反正他总有办法转移我的注意力。

12

其实在感情上，我并不是一个如表现那般洒脱的人。两段被出轨的经历，或多或少给我的感情观带来了影响，我其实从未想过和温子寒走到最后，特别是他曾经有过欺骗我的「前科」。

我并不信任他，我想他也能感受得到。

比如，在我们和好之后，我除了最开始会询问他究竟是怎么认识我的之外，并没有过多关注过他的私人世界。甚至在我发现他没有要告诉我渊源的打算之后，就连这些问题都不再好奇了。

或许我妈曾经耳提面命的「婚姻论」还是起了作用吧，我大概内心深处也不相信像温子寒这么优秀的人，真能对我忠诚如一。

日子就这样闭着眼睛、捂着耳朵一天混过一天。

温子寒有一天突然问我，「徐子，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跟我结婚？」

我蹙眉，「别提结婚，一提结婚我就想到假结婚证。还有你才多大，一天到晚地怎么净琢磨结婚的事儿。」

别人都是恨嫁，他倒好，恨娶。

然后那天之后他就变得特别黏人，每天早晚固定两个电话跟我问好，发生了屁大点事都要在微信上跟我分享。什么今天食堂的饭菜好难吃、打篮球投了个帅气的三分，就连导师上课打了个喷嚏，喷了他一脸口水这种琐事都得和我吐槽。

完全没有最初我们见面的高冷模样。

我对温子寒的转变感到些许不适应，聊天的时候和朋友讲了温子寒的行为，对方居然还认为我炫耀，最后酸言酸语地说了句，「弟弟大概是没有安全感吧。」

温子寒和我在一起，居然会没有安全感？

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

毕竟按照我们目前来看，温子寒才是条件「优越」的那一方。

不过坦白讲我是喜欢温子寒的变化的，无论是曾经的许念、还是后来的李青松，他们身上都带着某些大男子主义，完全不喜欢我过问他们的事。

温子寒的「勤于报备」，让我感到了几分诡异的踏实。

6月，温子寒毕业，非要缠着我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我没办法，特意请了半天假充当他的「大家长」。

礼堂人山人海，唯有我，这个妙龄少女，跟着一群叔叔阿姨坐在礼堂上，看着校长给一波波的学生拨穗。

不得不说，温子寒是一群人里头长得最帅的，站姿笔直跟朵小青葱似的。

我跟周围的人一样拿出手机对着自家娃猛拍，内心涌出老母亲般的自豪感。

等到所有人都带着硕士帽下去，唯独温子寒留了下来。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作为毕业生代表，站在这里发言.....」

没想到这人居然还作为这届优秀学生代表在最后的环节上台发言。

讲台上的青年面如冠玉，我想到自己和他的第一次荒唐的见面，只觉得恍惚又遥远。

时间在他的声音中过得飞快，我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个青年的人生瞬间。

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突然说道，「今天要和学校各位领导道个歉了，因为我想用最后一点时间，和一位我心爱的人求婚。」

一阵欢呼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意识到了什么心跳如鼓，瞪大了双眼带着不可置信地疯狂。

「我和她的缘分开始的并不浪漫，是从一场车祸开始的。」

车祸？

我捂住嘴，陡然有什么劈入了我的脑海。

初三那年我父母外出旅游，在返程的大巴中遭遇了车祸。

当我赶到医院时，发现还有一个小男孩自己独自守在 ICU 门口，泪眼痕痕。

我带着他一起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个月，后来那场事故夺走了我的父亲，还有他的母亲。

后来忙着和母亲一起料理家中的一团乱麻，我慢慢忘了这个和我有同样遭遇的男孩。

早该想到的，早在他那天和我妈见面，他别有用心地说自己母亲早逝。

还有为什么他在和我妈单独聊了之后，我妈就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原来，一直都只有我不曾记起。

温子寒还在继续着他的告白，「后来，我找了她好久都没能找到。直到我放弃，以为自己不会再见她时，没想到我们在大学碰面了。只是她的身边，有了能够照顾她的人。我不敢打扰她的生活，一直安静地扮演着守护者的角色，就像当初在 ICU 门口她守护我一样。」

温子寒声音低沉，如拼图般一个个画面从我脑中闪过，我的眼眶逐渐湿润。

温子寒声音顿了顿，大概平复了片刻情绪，继而说道，「我帮她赶走了渣男，看着她从阴霾中渐渐走出来，接纳生活开始相亲，从头到尾，我都不敢向前。直到有天我们从酒吧门口遇见，那时候是她第二次分手。一个想法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为什么不能是我？既然她身边的人都对她不好，那站在她身边的人，为什么不能是我。那一刻我就决定，我要追求她，不管用什么方式。」

所以那晚，他用天桥底下买的十几块钱玩具结婚证把我「拐」走了。

「徐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温子寒说完，我已经哭到看不清前面的人。

人潮散尽，我看到方才在台上的人走到我面前，从怀里掏出两个户口本，「今儿天不错，要不咱俩去结个婚吧。」

(正文完)

番外一

领证与喜糖

温子寒毕业典礼结束之后，头脑还被感动余韵冲击的我当真「疯」了一回，跟着温子寒跑到附近的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热气腾腾的小红本盖了章拿到手的时候，我后知后觉自己似乎草率了。

我跟温子寒认识的时间虽长，但以情侣相处也不过半年。虽说过程愉悦，但毕竟是结婚大事，总归得斟酌一二再做决定。

我捏着本子跟温子寒打着商量，「那小孩，咱俩领证这事儿先别跟别人讲吧。如果过程中发现不合适，悄咪咪离婚也不算太丢人。」

「小孩！？ 」温子寒圆鼓鼓的眼睛瞪得跟河豚似的，「徐子，你注意自己跟老公说话的态度！」

嚯，证儿刚到手，说话明显硬气了不少。

温子寒身手敏捷地把我手里的小红本抢走，宝贝似的放在胸口的口袋，还顺便拍了拍，得意地朝我龇了龇牙，「这位顾客对不起，货物既出，概不退换！」

下午温子寒送我到公司门口，我都已经下车了他才神神秘秘地喊住我，绕到后备厢拿出来了一个硕大的盒子。

我看着里头 100 盒巧克力目瞪口呆，「什么玩意儿？」

「结婚这么大的喜事，不得给你的同事们发发喜糖什么的。」

「你什么时候买的，谁让你买的，为什么我不知道！」

说好的领证要低调呢？！

温子寒拒绝回答，哼唧了两声说了句，「我礼数周到，不像你结个婚还偷偷摸摸。」

所以现在倒是怪我咯？！

说完，温子寒又从车厢最里面拿出了一份看起来包装极其奢华的袋子递给我，嘱托，「老婆，这个特别包装的是给你那个前男友的。一定要告诉他，是我们的结、婚、喜、糖！」

还没等我接过来，他又飞速收回手，嘴里嘟囔，「算了算了，还是我亲自去送吧。我必须亲自看到他崩溃的嘴脸。」

说着先我一步走进公司，背影荡漾地跟个蒲公英似的。

望着温子寒的背影，我的内心还闪过了些许不平静。

其实温子寒真正喜欢的，是许念吧？！

番外二

称呼与怀孕

某天我在家整理照片，看到了小学时期的温子寒。

这孩子从小就是自来卷，头发毛茸茸的盖着脑门，跟只柔软的小狐狸。

我想到当时在 ICU 门口，小男孩无助地拽着我，眼里带着小泪泡，一口一个「姐姐」，软软糯糯的样子让我胸口一阵温暖。

抬脚踹了踹趴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温子寒，「喂，叫声『姐姐』听听。」

温子寒抬了抬眼皮，只回我了两个字：「放肆！」

我：？

他越不叫，就越激起我的斗志。

整整一天，我都跟在温子寒后面念叨，逼他叫我姐姐，这人也有骨气，誓死不从。

最后我也恼火了，明明就是个小屁孩，硬要跟我刚，我开始跟他冷战。

一直到了晚上，我不等洗完澡就直接自己气呼呼地关灯睡觉。

几分钟后，温子寒蹑手蹑脚地爬上来，试探地喊我，「老婆？」

我不搭理。

他靠在我耳边，用气音喊了声，「姐姐.....」

我浑身一颤。

他像是什么开关被打开，哼哧哼哧爬到我身边，开始疯狂喊我「姐姐」。

隔天清晨，我睁眼看见温子寒神清气爽地靠在床头瞧着我，见我醒来露出一排争气的小虎牙，亲亲昵昵地说道，「姐姐早上好！」

我：「滚！」

结婚一年之后，我怀孕了。

那天我突然觉得一阵恶心，趴在洗手间狂吐不止，温子寒不放心带我去医院，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

温子寒在得知自己要当爸爸的时候，表现得异常严肃。

面无表情地问了一连串问题，然后压着嘴角从诊室出来。

我看到他的表现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心里不禁猜测大概是温子寒还没有做好成为爸爸的准备。

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温子寒刚刚毕业不久，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等坐上车之后，温子寒突然声音低沉地跟我说，「老婆，我们还是请个代驾吧。」

我：「为什么？」

温子寒一把抓住我的手，「我现在还没缓过来，精神上开不了车。」

我：？

然后温子寒喃喃，「你现在肚子有了宝宝，也不能开。代驾、还是叫个代驾稳妥。」

有病？！

最后在我的威胁下，还是温子寒开车回的家。

速度慢到堪比路障车。

进门之后，温子寒安顿好我开始狂打电话，我伸长了耳朵听到他第一句就是，「爸，以后咱们家不止有你一个爸了，我也要做爸了！」

我：？

确诊了，温子寒确实有病！

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某天晚上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那时候我已经快要睡着了，迷迷糊糊地接起，「喂」了一声，对方一直没有讲话。

「谁啊，再不说话我挂了！」

我正要挂断手机的时候，那边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是我。」

我抿唇，是许念。

许念从我结婚以后，一直没有再主动干预过我的生活。

婚礼他并没有参加，而是通过同事之手给了我一份非常厚重的红包。后来，这个红包也被温子寒退回去了。

作为前男友，其实许念还算知分寸。

我不知道他这晚突然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

我没有开口，电话两端只有空气气流的声音。

大概过了很久，又或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他才再次说道，
「下个月我就会被调去负责分公司的工作，离开这座城市了。
这次，大概真的要和你再说再见了，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不要挂断电话，听我说下去吧。」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大概就是因为一时冲动错过了你，再多的辩解和道歉都弥补不了什么，在你结婚之前，甚至我还一直幻想着能够再次和你在一起。毕竟，从认识你的那天开始，我都没有想过有天会和你分手。」

「温子寒这个小孩还不错，人是幼稚了点，但在很多事情上，比我看得要通透得多。到今天，我始终欠你一句真正的祝福。听说你怀孕了，愿你未来一切都好。」

「徐子.....」

后面的话许念声音低沉到微不可闻。

或许说的是「我爱你」，或许是「对不起」，但无论是什么，都变得不再有意义。

上学时代的恋情似乎到现在，才真正画上了句号。

我把脸埋进枕头，身边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从后面吻了吻我的头顶，「老婆，我会对你和宝宝很好的。很好、很好的。」

我知道他还在担心什么，也知道他一直都将许念视为最大的「对手」。

我往温子寒的怀里蹭了蹭，「温子寒，我爱你。」

男孩的身体僵硬，我闭着眼，继续说道，「比你以为的，还要爱。」

对于过去和现在我分得很清楚，温子寒之于我的意义大概就是，让我在对感情绝望的时候让我再次相信，不管经历了多少伤痛，爱总会存在。

全文完